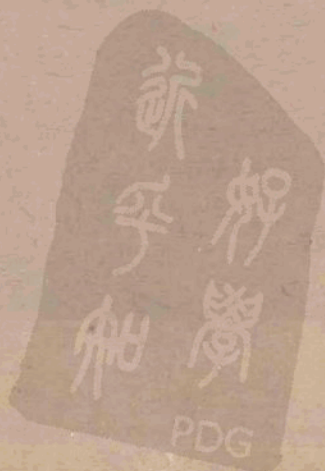


遺山先生文集

六



遺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表誌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
正于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
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
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
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旣
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
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

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
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
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
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
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
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
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
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為盛
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
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

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
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宋衍傳大之器如公
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彌斯允商略前後擬
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
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
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
彥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
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
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
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已則忠加諸人則恕

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
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愧焉吾百不及人獨
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
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大
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
資顓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
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
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丞務
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丞安四年出為陝
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為總管賢

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乃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陞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脩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

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
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
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
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為
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
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
士同脩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
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
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
信小人多變舊章擢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擢油高

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宗顏
天寵輩百餘人司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哉等
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
為推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
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竟
以事譴公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
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万夏
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
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
後命卿之間望舊矣今以選曹掾卿宜振肅綱紀

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莅政裁畫有
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
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
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為之縮手
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雙及翰林學士
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
戰為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
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
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
中丞宗室承立權叅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

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就鞠之獄成廷奏
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
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
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
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
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
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
達遂撫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為禮部尚書兼翰
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
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

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為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摠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

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
去邪與治同道興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
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
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
篇公見朝士延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
寢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
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
之路馬蹠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起見君之几杖
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
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

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
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
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
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輟輪有不恤焉者當是
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
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
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
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
獨治身至于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
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

然知其為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玄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還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選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勲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奔去不以相家子為難待二

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為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踈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應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為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林為奉

常文章與開開公齊名世号揚趙高文大冊多出
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後進
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
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告言至戒或寓於
款曲周密之間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
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
左右圖史澹然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
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
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
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

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
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
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
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
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
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
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以斷饒道或決水以瀦
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
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
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